



北国风

扫描
北国风
码

风匣

聂孝明

早年,穷人家过日子,日子过得再烂吧,生火做饭也要有个手摇风匣或者拉杆风箱。风箱和风匣是人们生活中必备的工具。

风匣,有的地方叫风车,我觉得叫风车不准。叫车的东西,应该能走能跑。如:推车、自行车、汽车、冰车……而风匣虽然能够转动,可它也只能待在原地转动,不能走不能跑,所以还是叫风匣为好。

在我老家使用的手摇风匣,从大体上看都是圆形的,不过,在圆形的下面有个扁形的出风口,圆形的肚腹中间,有个手摇柄,手柄是个能转动的把儿,通过手柄的摇动,使风扇旋转起来、产生风,风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炉箅子上,使火苗子越烧越旺。

后来,我还看到过“拉杆风箱”。不管是手摇风匣还是拉杆风箱,都是烧火做饭使用的工具,它们的作用就是吹风,让火旺起来。

在我七岁那年,妈妈让我给她摇风匣。她教我怎么操作:首先让我坐在一个小板凳上,右手摇动风匣上的手柄,一下、两下,逐渐地学会了。

初次摇动风匣时,眼睛看着灶坑里的火苗呼呼的往上窜,连炉箅子都看到了,火苗子舔舐着锅底,火燃起来的时候,感到脚底和小腿肚子被火烤的暖暖的。我第一次接触风匣感到新鲜和快慰。新鲜的是自己接触到了新鲜事物,欣慰的是自己小小年龄,也能帮助母亲做家务了。

帮助母亲摇风匣,一天最多两次,每次就是几分钟。早晨母亲起来做饭,从来不让我那么早起来,啥时候,做完早饭了,她才把我们叫醒。有时候白天,我玩去了,不在,母亲就自己摇风匣。

风匣虽小,不是哪个木匠说做就能做的,就像有的铁匠不会打“马掌钉”。“马掌钉”虽小,那里有相当高的技术含量,同样是“马掌钉”,有的“铁匠”打出来,不能使用,马活受罪。

拉杆风箱和手摇风匣,其做工也挺复杂,且各有优缺点。

等我上初中的时候,爸爸买来了小型的电动“鼓风机”,他的体积比手摇风匣或者拉杆风箱小好几倍,风力可不小,吹风还用人,把插头往插座里一插,妥妥。省心省力。

手摇风匣拉杆风箱不起眼,它是农耕时代先人发明的产物,印证着那个时代的物质文明;也是我儿时生活的缩影,是我经年不忘的历史记忆。

几十年过去,手摇风匣和拉杆风箱如今淡出了人们的视野,现在出生的年轻人,有的从来没有看到过它们。小小的手摇风匣和拉杆风箱虽然看不见了,可大型的电动鼓风机,还在为人类发光发热——比如“集中供热”的大锅炉,必须还要用大型的电动鼓风机为之吹风,以保障人民群众取暖供热。

手摇风匣留给我很多童年的回忆,它像历史的“百宝箱”珍藏在我的心中!



特别是那几间独具一格的小展馆,飘荡着世纪的风云,显露着小镇的过去

太平沟,找回了历史的记忆

胡世英 文/摄

从萝北径直向北走,便是那个小有名气的太平沟了。乍听去,对这名字还不以为然,而走到近旁却觉它有些不寻常了。

原来它是一个有着历史底蕴的清代晚期小镇。那是清朝末期同治年间的1864年,太平军、捻军起义失败后,清政府断然把这些被俘的官兵们流放到了这片最偏远的地方,那时这里还是一片少有人烟的蛮荒之地,它的北部、西部、南部三面都是绵延千里而迭宕起伏的小兴安岭及其腹地,东面是滔滔的黑龙江,江对面即为俄罗斯。由于小镇脚下是黑龙江,所以当时这里最大的一处设施就是船站码头,它表明着这里还有一点人气。

但是,这里的地质地貌却十分奇特,山脉与丘陵纵横,江河与溪流交织,尤其是地下的黄金蕴藏不知为什么那样丰富,泥沙中都泛着金色的光芒,地上的各种资源也是应有尽有,故而清政府便把这里划为了大清朝廷的垦荒地和淘金地,于是,那些被流放的官兵都纷纷解送到了这里,从此开启了一个垦荒与淘金的时代。

在那样一个落后的时代里,垦荒与淘金显然是艰辛而酸楚的。在这艰辛与酸楚的后面,想必那些流放的官兵肯定有着诸多不为人知的凄苦岁月,有着无可奈何的囚徒般的痛苦呻吟。正是这样一种背景下,这些流放官兵以他们流行的“家礼教”为寄托,寻求着精神上的一种慰藉,他们在生活与劳作的一片片山沟里,建起了那些有山神色彩的简陋寺庙,他们去烧香祭祖,去拜祀天地,去祈祷神灵,去保佑太平。

据说,这“太平”之意里还隐含一种深意,就是他们对“太平天国”似有一种暗自怜惜,对太平军还有种难以割舍的情怀,对太平天国还有种灵魂不灭的情愫表达。久而久之,人们索性把这山沟彻底易名为太平沟,这或许就是他们对那段历史的一个怀念和希冀。由此该名一直沿用至今。

到了光绪15年,即1898年之际,朝廷正式下御批决定在此地成立观都金厂,并要求每年向上进贡黄金2万两以上,对此,号称老佛爷的慈禧还特意御封这太平沟为“胭脂沟”,一下子太平沟名声大噪,先后涌入淘金者2万余人,沉寂的山沟变成了沸腾的山沟,人们的纷然沓至,踏出了一条十里长街,商行、店铺、酒肆、青楼、赌场、茶馆、驿站、客栈,纷纷而起,一片灯红酒绿,一派旺盛人气,人称这里涌现出了一股“观都金潮”,看出了那场金矿资源的开发着实给这段历史带来了不小的景气。

岁月如梭,百年皆去,当年的那些光鲜早已不在,但是久远的历史记忆却还依然飘荡在人们的脑海里,因而,前些年,市里、县里、乡里,灵机一动,便把这历史的记忆惟妙惟肖地铺展在了这片大地上。那是镇中心的一片丘陵大地,在那里呈现出了一个25万平方米的黄金古镇,虽说它是展示区,可他们根据当年小镇的特



让小镇多了不少古往今来的故事

点,仿照那时的模样,筑起了城门,筑起了城墙,竖起了一面面颜色多彩的清军旗帜,城墙上还立起了满身铠甲的清兵塑像,朝那几处去还真有几分相像。城院内自然是充满了当年的景象,如赌场,如青楼,如烟馆,如茶坊,如酒肆,如商行,如客栈,如邮局……还有一条条逶迤有致的砂石路,都能让人找到当年大街上那种灯红酒绿的影子,想象出这个闭塞的深山小镇在那个淘金时代里所曾有的喧嚣景象。尽管这里的

点,仿照那时的模样,筑起了城门,筑起了城墙,竖起了一面面颜色多彩的清军旗帜,城墙上还立起了满身铠甲的清兵塑像,朝那几处去还真有几分相像。城院内自然是充满了当年的景象,如赌场,如青楼,